

丢『鹅』抓『猫』记

◆童孟侯

奇石里头，灵璧石是排行老大的，如今安徽灵璧县的灵璧石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价格不断攀升。关于灵璧石的知识，我还是晓得一点，比如要黑，所谓“色如漆”；比如，敲起来要有金属之声，当当当的；比如要瘦、漏、透、皱……但我最赞成有个专家说的：“或成物状或成佛像，或成山峦峰崖”，最有魅力的灵璧石，在于它像什么？是否活灵活现？木化石也很贵，但是它用颜色和纹路来吸引人，它不需要“像”什么。一定要说木化石像什么？都像柱子。灵璧石就很讲究它像个什么。

我喜欢吃牛排，特别喜欢吃牛排里的腓力。有一次在奇石市场看到一块红灵璧，竟然酷似腓力，我当即就买下。从此，饥肠辘辘下班回家，摸着这快“腓力”，肚子里就很满足了。我还很喜欢欧洲人的头像，有一次看到一块灵璧石很像一尊抽象的人头，高鼻子，鬃头发，我很快就掏钱了。

还有一次在华亭伊势丹四楼看到一块石头，酷似一只鹅（图上）。我问是什么石头。店主说灵璧。我问什么价。店主说3500元一分不降。我说让我拍张照回去和朋友商量商量。店主说随便拍。我赶到藏友建华家，他一看照片就说：灵璧石不全是黑的，也有黄灵璧、白灵璧、红灵璧……我没有看到实物，所以这一块是不是灵璧石我不敢肯定。但是这块石头的造型太生动了，简直就是一只回过头想梳理羽毛的鹅嘛，尤其是它的头顶上有一块红的，跟真的鹅太像了，这样生动的奇石千载难逢啊！

我立马返回华亭伊斯丹。店主说刚刚脱手，卖给一个台湾人，4500块。

我想，当冤大头的是不是台湾人，而是我啊。从此，我认准一个道理：见到好的灵璧石，下手要快，否则煮熟的天鹅就飞了。

另有一次，多伦路举办奇石展，我得到消息已经是展销的最后一天，我瞪大眼睛专门搜寻灵璧石。突然，我的眼睛一亮，有一块约30厘米高的黑灵璧石（图下）摆放在角落里。我问摊主这块灵璧像什么呀？他说像济公嘛。我心里想，它太像一只背对着人的黑猫了，耳朵高高竖起，像在聆听着什么，脖子里还戴着一个白色的“猫圈”，最绝的是底部的一层白色石头还勾勒出猫的屁股。底座不是白木做的，而是雕刻精美的红木。我想：不管白猫黑猫，是灵璧石的就是好猫。

我问摊主多少钱。他说500。我说你总不见得明天把这么重的东西打包带回灵璧县去，便宜点200块吧。他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还价，300块拿走。我立刻摸出三张100的，心里真正笑不动哦！

如今，这只灵璧黑猫就成了我家养的猫，浑身的“毛”乌黑锃亮，它总是静静地坐着，听着主人上楼的脚步声，等候着主人回家。它最听话的一点，是从来也不用主人为它准备什么猫粮。

近日又获得小“顺治通宝”一枚，此钱径2.1、穿0.5、厚0.9厘米，重1.5克。是光背仿明式钱，为顺治元年至四年（公元1644—1647年）铸，时间不长。但这枚小“顺治通宝”应是私铸，它与前朝一种轻小的“崇祯通宝”，几乎是一样大小。与官铸通用的“顺治通宝”相比，差距一目了然。（如图）所见钱谱都未收录这样的小钱（各种钱谱不可能收上古钱，何况私铸）。但是，这小小的“顺治通宝”，却见证了清朝开国初期，私铸钱币就已发生，而且相当猖獗。

清朝虽是银、钱并用，而“制钱”（即本朝铸行的钱币）是社会上主要的通用钱。清政府刚建立，对“制钱”的铸造就有严格规定，且逐步完善。规定钱的成色是七成红铜三成白铅。钱的重量，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是一钱二分，八年是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又改为一钱四分。所以“顺治通宝”大于前朝钱，比较规整。然而，从清朝一开始铸钱，私铸钱也同时出现，且屡禁不止。



巴金赠送小学生的瓷牛来历

◆马国平

1985年，无锡钱桥小学的10名小学生面对社会上金钱潮的冲击和学校里理想教育的苍白无力，写信向巴金先生求教。年事已高的巴金老人花了20多天的时间，写下了3000多字的回信，鼓励他们不要放弃理想，要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第二年的秋天，4名学生专程赶赴上海，拜见巴金，临别时，老人赠送他们一头瓷牛，希望他们能够学习“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当时，报刊上大张旗鼓地报道和赞美，巴金与小学生的交往成为“向前看”还是“向钱看”的社会思潮中的正面典型。

现在，巴金回信给无锡钱桥中心小学学生并赠送瓷牛的故事，作为一桩名人轶事不知留存在多少人的记忆里。

不过，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巴金的回信编入了上海的中学课本。2002年11月，瓷牛“长”成大铜牛，钱桥中心小学举行巴金赠牛铜塑揭幕暨祝贺巴金爷爷九十九华诞活动。如今，象征勤恳踏实的“牛”已成为该校理想教育的题材，铜牛矗立在校园里，远近闻名，成为学校一笔很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20多年来，这头瓷牛的经历似乎无人提起，《巴金传》等传记亦语焉不详。其实这头瓷牛为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周国桢所创作，擅长

动物雕塑的大师制作的是一头牦牛，酱黑色的釉彩满布全身，体毛紧贴裹身，两脚并拢，颈背弓起似乎准备承载沉重的负荷，表现出脚踏实地，忍辱负重的形象。瓷牛底部上镌有“周国桢”印，刻着“贺江西日报《理想·知识·事业》百期”等一行题款。瓷牛高16厘米，长25厘米，出自名家之手又有如此大体量的瓷器，今天来说作为工艺品收藏早已价值不菲，更何况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健儿接连在国际大赛上夺冠，北大学生率先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热潮席卷全国。《江西日报》的《理想·知识·事业》副刊应运而生，为纪念创刊百期，副刊特请周国桢先生操刀制作这头瓷牛，赠送给有关采访过的各界名人和文章作者，巴金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首选对象。按副刊弘扬的主旨、雕塑家创作的寓意、巴金先生赠牛的期望，这头瓷牛在无锡钱桥中心小学找到归宿并发扬光大，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得其所哉的事。

今天，这批瓷牛早已星散全国各地，其中一头光临寒舍，驻守在我家的钢琴之上，那是我笔耕的纪念。望着这头瓷牛，想起今年10月17日是巴金先生逝世两周年，天上的巴金星依然闪烁，忍不住写下以下一些文字。

百年的“汽水扳头”

◆钱观梅

我家有一只铸铁的汽水扳头，是先父的遗物。（先父在上世纪40年代去世）当时全家一直在使用，只觉得这只汽水扳头使用时很顺手，用得出力，所以在我手中已用了六十多年。前几年偶尔看到这只汽水扳头柄上的外文，一面是英文（SHANGHAI）另一面是（AQUARIUS），经查英汉词典知为“天文学”的“宝瓶座”当时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汽水扳头柄上铸上“AQUARIUS”字样。最近看《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介绍“宝瓶圣水



初品尝”，才知道这只汽水扳头的来龙去脉。1892年，当时汽水厂洋人老板以“AQUARIUS”为汽水厂的英文厂名、取天上仙女手持宝瓶洒圣水于人间之意，喻示“正广和”乐意将清凉可口汽水奉献给广大消费者，所以把“AQUARIUS”铸于汽水扳头柄上，在100多年前作为正广和汽水的广告品，估计是随汽水的赠品，也是一种促销手段。当我知道这一情况后，真是高兴万分，已把这只汽水扳头作为珍品珍藏。

小小顺治通宝 见证悠悠历史

◆徐云子



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记载，顺治五年六月初四日，刑部右侍郎阿拉善，在一份查获私铸制钱人犯的奏折中说，对私铸制钱的首犯，均“依私铸律例绞”（即处以绞刑），对犯有“辗转窝藏”和“知情不举”罪的，也一一受到惩处。其实，没有查到的私铸比这更早，我收藏的这种铸于顺治四年以前的仿明式光背钱小“顺治通宝”，即是最好的见证。

到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五日，户部尚书车克，又奏请再严行钱法，因“私铸钱轻薄不堪，

无知愚民希图价廉，换买行使，搅乱钱法”。私铸猖獗，并有人倒卖私铸钱牟利，狼狈为奸，情况更严重。他建议：“今后有私铸之家，或被人告首审实，依律分别首从拟罪。两邻不举，事发连坐。”皇帝批曰：“依议行。”有私铸之家，邻居不举报，也要吃官司，对私铸钱的查处，不可谓不严。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有利可图，总有人见利忘义，以私铸而获取暴利。因此民间私铸未能禁止，甚至连

沪上著名篆刻家符骥良老先生，收藏着一幅写意画精品《向日葵图》，是唐云30多年前送给他的。画幅96.5×54厘米，纸本设色，6盘葵花向阳盛开，大笔头挥洒的枝叶纷繁繁茂，其用笔柔中有刚，色彩明丽热烈，层次丰富。近日，符老向我讲述了他获得这件作品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初，唐云得到一件刻铜墨盒，正方形，长宽高分别为9×9×3厘米，墨盒表面色泽黄中泛暗，盒盖正中刻双鹊栖于老树枝，各有姿态，古拙苍劲，左侧刻落款“白石”，并刻印章曰：“木人”，显然为齐白石所刻。唐云一见，十分喜爱，但又觉得画面似乎简单了一点，未免遗憾。真是艺高人胆大，只见他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在鸟身上梳毛，又在右侧和左上角加上累累硕果。如此一改，整个画面果然更加活泼热闹了。

修改完毕，还须找个高手来制铜啊！唐云立刻想到了相交20年余的老朋友符骥良。原来，唐云有位女弟子蒋佩瑶，上世纪40年代初与符骥良比邻而居，就是在蒋女士家中，两人开始认识，并且一见投缘。与一般篆刻家不同，符骥良不但精于刻石，在刻玺方面尤称一绝，无论铜器锡器，都能刻得栩栩如生，保持原作的精气神，由他来刻制铜墨盒，当然再合适不过了。

唐云把符骥良请到江苏路寓所，拿出墨盒，在右下角加题：“老药（唐云自号）增数笔，即请雪之（符骥良号雪之）刻之。”题毕，笑着说：“你为我刻盒，我回一幅向日葵回报，如何？”骥良笑答：“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我有4个孩子，加上老伴，你要画就得画6朵葵花。”这就是《向日葵》中6朵葵花的由来。

到底是为老朋友而画，唐云画得特别认真。画成后，他自己也十分满意，连连说自己曾画过多幅向日葵，就数这幅最好，尺幅最大。为此，他锦上添花专门请上海著名装裱师严桂荣先生精心装裱，做成镜片。符骥良更是视作珍品，轻易不肯拿出来给人看。

至于那方刻铜墨盒，后来不知怎么流落到市场，1999年被鉴定家蔡国声先生无意觅得。当他携盒拜访符老时，符老一眼就认出：“不用看，它货真价实是我刻的。”想来此物仍在蔡先生处，也真是有缘了。



一些官炉（即国家造币厂）竟也私铸，牟利自肥。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巡按宣大等处监察御史（相当于今日纪检部门官员）翁祖望，对宣镇官炉私铸，查有实据，上奏朝廷，请予严究。他在奏折中这样说：“朝廷开设钱局，原为足国便民，乃奸党各托官炉，意图私铸。问其工匠，则公家之工匠也，问其物力，则公家之物力也。以壹钱铸壹钱未尝增费，加厘字与宣字，便获倍增，朋铸朋分，上下蒙蔽。”由于加一个“厘”字，即成为“权银钱”，当时一千文合白银一两，所以获利就更多。这些贪官污吏，以公家的人力、物力，假公济私，牟取小集团的私利，危害尤大。

这类私铸的小“顺治通宝”，二十多年来，我仅收集到三枚，它们大小不一，另两枚一枚钱径1.9厘米，一枚2.2厘米，钱文书体也不同，不是一个“厘”所铸。反映了私铸情况。清初南明尚据南京，这种小“顺治通宝”在南方少见，北方可能多一些。它们虽是一枚小钱，却见证了清初的一段历史。

符骥良刻铜得名画

◆华振鹤